

後

樂

集

五

卷

七

七

七

謄錄舉人臣范翔集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九

宋衛涇撰

奏議

集英殿問對

問至聞道者適治之路傳萬世而無弊者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堯舜之所以垂萬古未武之所以王者蓋用此道也朕膺光堯之命承祖宗之緒思所以闡文謨而揚武烈者二十有

三年矣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夜祗懼莫敢遑寧故  
博延豪英訪以當世之務予大夫造延待問必有蘊  
而欲陳者且唐虞之盛固未易議至若夏之尚忠商  
之尚質周之尚文皆綿世歷年不能無弊豈道有升  
降政有損益而然歟抑為治之具有未至歟今朕正  
心誠意體道之用將以格物而士風猶未一也敦本  
抑末崇尚禮教將以範民而俗化猶未醇也義不勝  
利何以厚民之生刑不勝姦何以防民之偽意者仁

義禮樂之用與夫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非耶  
何視古之有愧也伊欲道與世興風移俗易士相與  
談仁義蹈名節而不矜靡曼之虛文民相與興禮遜  
趨本業而不溺奢侈之末習八政修而食貨足七教  
明而獄訟息措國如唐虞巍乎跨三代之隆而無忠  
質文偏勝之弊其策安在熟之復之詳著於篇朕將  
親覽焉

臣對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並隆五三不自神聖謙冲

退託親屈帝尊廷策多士訪以古今之治道當世之急務陛下宜以草茅之言為可用歟然自陛下即位以來六策多士所以與之講論治道亦不一矣亦嘗採其所言見之施行而有補於治者乎抑草茅之士華文少實不當於理而不足以措之事業乎抑亦臨軒賜問姑循祖宗之故實而不要之於用也夫科目之興始自西漢而賢良之策亦有時而措之用者載諸史冊爛然可觀况陛下捨已從人如大舜不矜不伐如大禹廣覽兼聽

以極羣下之幽隱開心見誠以來天下之讜言將與海  
內共臻至治夫豈崇尚虛文不究實用徒應故事而已  
哉雖然君聽存乎廣大臣言貴於切近以陛下好問之  
勤願治之切而徒泛為之辭以娛觀聽非士之所學也  
臣聞成天下之治者固憚於改作草極弊之政者尤患  
於因循改作之患至於擾擾多事而因循之弊將有委  
靡不振之憂二者皆非所以為治而因時制宜則治道  
之所不廢也昔漢武帝以雄材大畧之資即位之初侈

然不滿漢家之意嘉唐虞樂商周之言屢形詔策董仲舒待問廣延迺勸帝以更化善治卒之武帝紛更制度日不暇給而一時之治駿駿愈不如古豈仲舒之言有以誤之耶終日變易法令而不出於簿書期會之間正非仲舒所以拳拳於帝之意也知仲舒之更化不在簿書期會之末則知仲舒有救弊之名無變道之實誠古今不易之常理從是而加之意焉則以之振起治功掃除積弊躋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如聖策之所問誠

無難者又豈在於變法易令而以多事自累哉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陛下亦悟於斯而已矣謹昧死上對  
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者適治之路傳萬世而無弊者  
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  
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臣有  
以見陛下探治道之本源而知帝王之為同條共貫也  
臣聞道無精粗治有詳畧本末不可以偏廢而闔闢變  
化之用則固有所主宰也是故大原之所自則不外於

一心之微而治具之在天下亦不可一日廢此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固不外乎此道然精一執中之妙密相授受於心傳之際而皇極之編允疇之旨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講切者豈惟繁文末節是務而庶績之熙九功之序水土之平禮樂庶事之備固其形見之未效而斯道之本原固當求之於精微之運誠不外乎中之一辭而已不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不能舍仁義禮樂紀綱法度以治天下而繁文末節後世因欲持

此以治天下不可勝窮之變則亦無具甚矣然則帝王之治固不難致亦惟探其本而不廢其末舉其全而不溺於偏求其所以致治之實用而不惟繁文末節之是徇則古今一天下也而豈有異道哉臣伏讀聖策曰朕膺光堯之命承祖宗之緒思所以闡文謨而揚武烈者二十有三年矣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夜祗懼莫敢遑寧故博延豪英訪以當世之務予大夫造延待問必有蘊而欲陳者臣有以見陛下念付託之至重思宵旰之

愈勤疑治道之愈邈虛已以問承學之臣將以講明濟時之術也顧臣微陋何以塞明詔臣聞天下非治效不進之可憂而人情安於苟且因循之可畏以陛下勤政願治之誠邁越前古唐虞三代之治疑若引手可致而二十三年於茲計筭見效曾未之聞者是安可不求其故耶母亦願治之心雖切濟時之術實踈士大夫安於苟且以為成習而天下萬事有不得其序耶臣竊觀陛下即位之始銳於為治念版圖之未復憤仇讐之未殄

慨然奮發將一掃而清之一日起故老於廢棄之中擢  
將相於儕常之列畀之大任責以成功而徒肆大言習  
為誕謾玩歲曷日無補事功比比負責而去而陛下大  
有為之志亦自是少弛矣故夫前日之治傷於太急而  
今日之治又失之太緩惟其責效之速故誕謾之徒得  
以肆其欺罔竊取陛下爵祿而去惟其習於縱緩故庸  
常瑣瑣之流得以偷安固位自為保持之計上下苟且莫  
肯任責而治效之不進風俗日以壞士氣日以弱民生日

以困刑罰日以峻徒為九重之隱憂而不思所以救弊  
之術者循是而不之反則天下之患殆將有出於意慮  
之外而何治功之成臣願陛下思所以濟治之術革人  
情於極弊之餘正紀綱明賞罰毋徒徇於虛名而必責  
之實用則今日苟且之俗將易而為趨事赴功之臣則  
天下之治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惟陛下所志耳臣伏讀  
聖策曰唐虞之盛固未易議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質  
周之尚文皆綿世歷年不能無弊豈道有升降政有損

益而然歟抑為治之具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想唐虞至治之極考三代治尚之偏圖惟厥中以為救弊之術也臣聞三代之治本於一道道之所在初無毫釐之差而救偏補弊特其濟治之術由於時變之推移而生於人情不可已者也唐虞之盛忠質文之名未立也而忠質文未始不為用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此其世變之使然有不容禦則周人之處此若其極弊不可為之世矣自常情觀之必將厭委曲而務闊疎

棄文采而尚朴素以求還上古之無事也然周之君方且務為繁縟之典凡可以管攝人心而隄防風俗者纖悉備具是豈好為多事而繁文末節如後世之紛紛也哉彼其損益之相因無非因人情之所繫而扶持設施之術固有出於法度紀綱之外此太和之效所以並稱於唐虞而彌文縒典皆足以起當世之治使周之子孫世守而勿變則千萬世而長在可也而何弊之可言陛下蓋亦即其所以救弊之術原其所以為人情之慮者